

小雏菊的 陶罐里的

耿艳菊

小雏菊开了，我们的小镇就像从画上走下来的。

这是奶奶秋天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简直有些唠叨了，却是最动听的唠叨。奶奶这一辈子只要赞美一件东西，总是文绉绉地说美得像从画上走下来的。

可事实上，奶奶一介农妇，一字不识，她老人家哪见过真正的画作。她一辈子最远的地方仅到过30里外的县城，而且仅仅一次，那已是后来的事了：87岁时，我爸背着她逛县城的公园。

然而，事情总是有源头的。从前，她喜欢听说书，不但熟悉《红楼梦》里的老寿星贾母，还熟悉母蝗虫刘姥姥。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到大观园里的小姐丫鬟，大观园里的风景，惊叹着都像是从画上走下来的。

我们刚开始笑话奶奶，慢慢地发现，这正是奶奶的生活态度，她能发现并看到我们生活中常常忽略的东西。关于小雏菊就是这样。

奶奶一辈子生活在小镇，小镇的每一寸土，每一株植物，每一缕风，每一滴水，每一声鸟鸣，每一个人的笑声，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让人佩服的是她从来没有厌烦过这个地方，热爱着这里的一切。而我们都有过摆脱这个小镇的想法。可是很多人离开了小镇，回来了又离开，然后再回来再离开。

小雏菊在我们小镇可以说遍地都是，沟沟渠渠，人家的门前，巷子里的地板缝间、墙角，最为气势壮观的在清风河两岸。清风河是我们小镇西边一条三四米宽的河流，人们在河里洗衣，用河水灌溉庄稼，可是谁都不曾在意过岸边一丛丛的白的黄的小雏菊。

奶奶去清风河洗衣，回来的时候，必定会带一把小雏菊，插在瓶子里用清水养着。不但去河边洗衣，只要奶奶出去一趟，就会带回来一把，这时的奶奶笑盈盈的，爷爷要是不高兴，大声吼她，她也一副好脾气的样子。渐渐地，家里能找到的瓶瓶罐罐，如爷爷喝完的酒瓶，我们小孩子吃完的罐头瓶、糖罐，都插上了小雏菊，摆在窗台、床头、堂屋桌上，连厨房的灶台上也摆着一瓶。

简陋的小院，因了这些小雏菊，不但明媚了，还有一种像月光一样溶溶流泻的温柔。奶奶出来进去，忙活着扫地做饭，忙活着鸡鸭猫狗，奶奶的身上也拢着一层温柔的光芒。

一个下了白霜的清冷早晨，奶奶在厨房里做饭，我坐在灶前烧锅。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在我们的围墙外响起，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咳嗽声又在我们的大门口响起，同时伴随着怯怯的敲门声。奶奶听到咳嗽声就从厨房里出来了，她口中问着谁啊就已经打开了门。

一个蓬头垢面、衣衫单薄的女人带着一个同样单薄瘦弱的小女孩站在门口，怯怯地，羞涩地，努力挤出笑容望着奶奶。

看到这一场景，奶奶心软了，还没等女人开口，奶奶就先问，孩子，这是怎么啦？

这一问却问出了女人的眼泪。奶奶忙让她们进院，到屋里慢慢说。女人跟着奶奶走到院里并没进屋，而是走到东屋的窗台前。那里摆放着一个白瓷陶罐，是我们家最好看的罐子，熬粥用的，不熬粥的时候就插着各种粉白的小雏菊。小雏菊的花瓣上落了一层白霜，不但没显得萎靡，还更加精神抖擞，比平常更透着一股子清新脱俗之美。

女人的眼里突然闪烁着光亮，她先赞美了一番小雏菊，才开始倾诉。

她家遭了难，她带着女儿到我们小镇本来想投靠镇上的亲戚，谁知亲戚早就不在镇上了。

奶奶听了，也跟着流起眼泪，拉着女人和小女孩进屋，给她们端来热腾腾的稀饭，馒头，又给小女孩炒了盘我们自己平常也不舍得吃的鸡蛋。

女人离开我们家时，奶奶给了女人一些钱，可女人坚决不要，她却想要我们家窗台上那个熬粥的白瓷陶罐，还有陶罐里插着的那一把小雏菊。

我们都有一些发懵，要这干吗呢，小雏菊镇上到处都是，陶罐也不是多稀罕的东西，每家都有，况且她们眼前的生存都是问题，要这些不实用的东西也解决不了现实的困境呀。

过了两天，女人竟又敲响了我们家的门。这一回，她看起来很精神，虽然还是单薄破旧的衣衫，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脸上荡漾着笑容。她是来感谢奶奶的，她告诉奶奶，她在小镇的饭馆里找了一份洗碗打杂的工作，她要留在小镇了。她本来要走的，但看到我们家窗台上白瓷陶罐里那把落了霜的粉白的小雏菊的那一刻，突然就决定留下来。

奶奶很高兴，说，我们的小镇像从画上走下来的，谁看了不喜欢呢。

黎医王丽玲身着黎族服装，已等在路口。她背着空篓，安静，自持，令我不忍心用满腹问题，打破她的那片安静。

约十一点，我跟着王丽玲，去她家所在的水满上村。所幸沿途的热带雨林小路，已改造为木栈道，我走在上面，可以用闲情逸致的心情，打量道边被雨水泡得松泡的泥土。偶尔，她走出栈道采药时，鞋子会踩塌一块块松土。

雨林栈道的空气中，没有一粒尘埃。雨和雾气，把尘埃都拉到土里做客去了吧。水满河的流水声，好像在模仿我的足音，它要给我走黎族山道，定一个最合适调子？我不时向她的提问，会是鸟雀眼里哪种烦人的打扰？面对蛙鸣、鸟叫、水声的热情招呼，我边走边张望的样子，是否算礼貌？

没走多久，她就来到了治骨折、黄疸、风湿的药，她没法把草药的黎语名译成汉语，我只能用汉字拙劣模仿她说的黎语，似乎分别是“羊咤芬”“让人凯”“香冈”。没开玩笑，我耳朵听出的，就是这样美妙又有趣的音，兴许耳朵比意图，更懂雨林的善意。

她的家婆叫王桂珍，是水满上村等一带的草药王和黎医。因为家人生病等，王丽玲承下了家婆的真传。一次丈夫喝酒造成胃出血，她不得不上山采药，没想到一种叫野山花的草药，疗效神奇，只一周就治好了丈夫的病。丈夫后来并未戒酒，胃病却未再犯。

说来也怪，从未听说野生动物有胃病。我想是因为，人的生活方式离自然比动物要远。置身雨林的黎族人，靠积聚雨林自然之气的草

黎药，自然的访客

黄梵

海南日记

药，调理身心，使之回归自然。说得哲学点，就是让身心之气，与自然之气不再犯冲。路上，我向王丽玲提出了一个无理之问：黎族人为何长

寿？她当然无法明确作答，但问题引出了她的观察，说黎族人喝草药像吃饭一样平常，身体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喝草药。她的话，让我想到一个词：防微杜渐。我以为，病微之时，身心能得到药的及时调理，大概是黎族人长寿的原因之一。

居于城市的我，常有想走进自然的冲动，可能就是基因中，身心之气对自然之气的思念，两者远古时本来是不犯冲的。置身现代生活的我们，如果常能顺应这类召唤，肯定有益身心。

到达水满上村后，我有了一个想法。不管有无疗效，我要买一种黎药，带回南京。对我，黎药肯定是神秘的，莫测的，但它至少有一个作用，可以让我对身心之气与自然之气的融洽，更加关注。



诗人黄梵（图右）向五指山黎医王丽玲了解黎药的黎语念法。

诗人黄梵（图右）向五指山黎医王丽玲了解黎药的黎语念法。

海南当地一个朋友请我们喝山栏酒。酒逢知己方知酒香，跟不喝酒的人约酒显然意不在酒。到了一看，果然不是喝，是为吃，为聊，为大家脸熟。其中一个火锅，大半个冬瓜放置锅底，不去皮，瓢和籽掏空，填进去鲍鱼、阉鸡块儿、甲鱼、芡实，椰子水做汤，火上吊着。从食材上看，营养爆棚。幸亏又放了一些马蹄、甘蔗段等清热去火，不至于食后身体状况窘困。

餐厅阿姨用餐刀把冬瓜划拉成一小块一小块，冬瓜在汤里吊了一会儿，瓜肉细腻清爽，入口即化。贾府的茄子，茄子被各种装扮后，脱离普通身份，一跃成为豪门盛宴，自然，这也是茄子难得的修行。——乡村里的茄子一辈子只能见识到苋菜、辣椒和西红柿（我小时，母亲常拿这三样和茄子搭配来吃），哪里能轻易见识到贾府的鸡鸭鱼肉。茄子已吃不出茄子味道，但冬瓜还是冬瓜味。冬瓜沾染了甲鱼、鲍鱼、阉鸡，营养成分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海南人风味清淡，不像北方喜欢添加各种佐料，这个火锅食材虽多，口味并不怎么相互浸扰。

冬瓜不去皮，放汤里煮，我第一次这样吃，琼地人善于养生，想必这样吃冬瓜是有讲究的。一查，冬瓜皮果然是一味中药材。《本草再新》这样记载，“走皮肤，去湿追风，补肺泻火”；《重庆堂随笔》也写到它，“解风热，消浮肿”。通俗一点说，就是冬瓜皮能清热去火。主要食用日期在夏天，瓜皮及其肉自然而然具备了这个功能。大自然对人类有相生之德，冬瓜皮对人类亦有天然滋养之功效。

冬瓜，葫芦科冬瓜属，一年生蔓生或架生草本植物，体型巨大，成熟的冬瓜，动辄二三十斤，小孩抱不动。如有好事之人搞一个乡村排行榜，冬瓜能列最大瓜之一。

夏季，冬瓜是频繁出现的蔬菜之一，个头大，耐吃，乡村叙事里，家里家外犄角旮旯都能看到盘踞成一大片的冬瓜秧，油绿色，开橘黄花，结绿色的瓜，藤蔓上疙瘩瘩得全是。长得稍大一些，可以看出是椭圆形，呆笨，萌萌的。“冬瓜脸”，村西头老油条常给起外号，村里人按照他的脸型形状，也给他起

冬瓜

马思源

风物写意

了一个，他不高兴，村人就叫得更欢，那脸拉得更长，也更像冬瓜了。瓜熟之际，瓜皮表面会蒙上一层白粉状物，像冬初的白霜，手一抹就掉。因为这个白霜，冬瓜又有一个名字叫白瓜。

冬瓜是最具有人情味的一种蔬菜。一个瓜太大，切开了，吃不完，天热容易坏，自家种的，又不是为了卖钱，东家送一块，西家送一块，一个大冬瓜可以吃小半个村庄。冬瓜是人情来往的月老，打开了你来我往的心路。某年家里忘记种，或者不想种，就没得吃，想吃就去集市上买，反正价钱不高。冬瓜产量高，就不怎么值钱，不切开卖，一卖就是一个。冬瓜像个大枕头，拦腰卡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路上晃晃荡荡到了家。北方人买菜，一买就是一口袋，尤其在冬天，天冷，温度低，蔬菜耐放。我年少时的印象，祖父买菜都是拉着架子车，半个架子车都装满了。稍长，被安排在家做早饭，大人买菜回，我慌忙从厨房跑出来，费老大劲才能从自行车后座上抱下蔬菜，满满一整蛇皮袋，死沉。解开口袋，红艳艳的西红柿骨碌碌全跑了出来，捡半天。

后移居海南，买菜烧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次步行到“菜篮子”，看见冬瓜，突然想吃。先生说，想吃就买。就买了一个，扛着回小区，一路上收获一堆注目礼。吃不完，也

无人可送，扔了一大半。看南方人买菜，一个大男人手掌里握着一个小鸡蛋往家走，顿觉惊艳。再去“菜篮子”，看到冬瓜是可以切开买的，还看见鸡蛋是可以论个买的，小葱可以一次买两根……南方人的秀气，让我这个北方人看直了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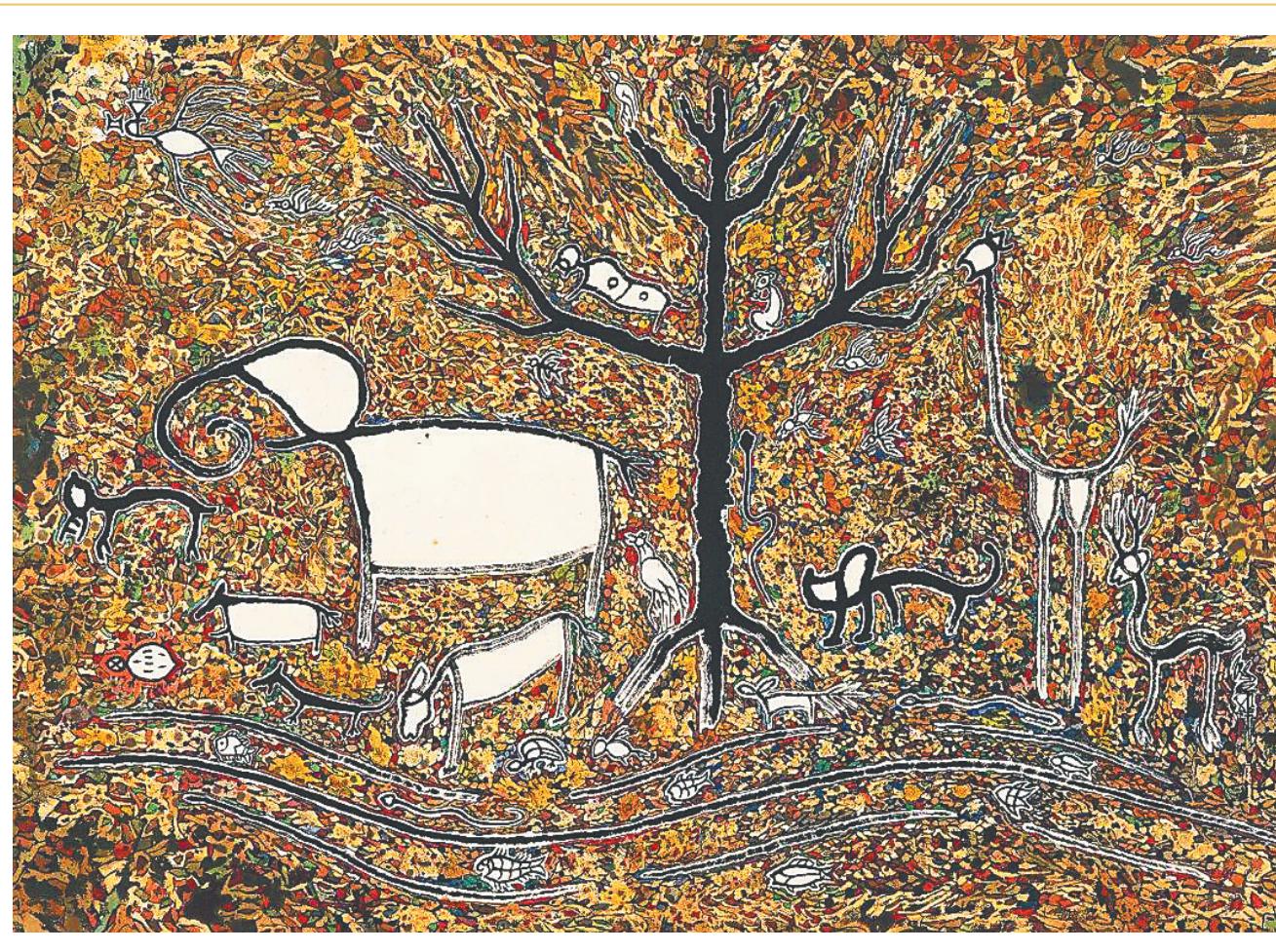
冬瓜天生命好，总能沾上荤腥的光。

一次在南京，吃淮扬菜“什锦海鲜冬瓜盅”，冬瓜的清香鲜美，配上名贵的海鲜，再加上纯正的鸡汤调味，吃上一盅，差点儿把眉毛掉。电视上，演员兼美食作家王刚做“裙带菜冬瓜汤”，点缀海虾肉。汤色清纯，冬瓜、裙带菜和虾，红绿相搭，色彩演绎得完美，想必味道也错不了。

冬瓜炖小鸡，是我年少时记忆里最重要的菜。小鸡养到八月十五前后，斤把重，它就担负起了我母亲招待娘家人的重任。中秋节舅舅来他二姐家走亲戚，提着月饼，提着家里树上结的石榴和柿子，还提着小孩子最喜欢的热闹。舅舅一来，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很高兴。母亲要做冬瓜炖小鸡了。

院子里撒上一把不入粮仓的粮食，鸡子“哥哥”“姑姑”地叫着跑来，伸手捉两只公的，余下的公的，粮食也顾不得吃，作鸟兽散。母亲拿来刀，祷祝着，小鸡小鸡你别怪，你是阳间一道菜……小葱切碎儿，油炝，鸡子剁成块，铁锅炒，香得一个村都知道我家做了鸡肉的时候，就炒得差不多了。兑上两瓢水，切成方块的冬瓜一骨碌放进去，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等待。其实冬瓜炖小鸡舅舅是不怎么吃的，都是小孩子吃，记得有一次吃得忘形，忘记了给大黄狗“石榴”留根骨头，它气得蹲墙根上“呜呜”哭。

小儿有一段时间减重，多吃冬瓜，吃得他嘴巴苦，苦着脸说，老母亲，常听你说小时候吃冬瓜炖小鸡，能不能给儿子也来点肉类香嘴巴。应了他。欢天喜地地等饭上来，炖冬瓜搁了日本酱油，色深，味鲜盐重，看起来像红烧肉块。他着急忙慌夹一筷子吃，还是冬瓜。问，肉呢？我指着回答他，这不是冬瓜肉，肉类第一名。又何尝不是？



《上古纪事》(国画)

陈新华作

诗路花语

话说琼剧

■ 倪俊宇

自琼腔方言的唇边亮相
咚锵咚咚锵，走进了
有椰荫的街巷村场
水袖一甩，甩出多少离愁怨情
程途板响，翻转几重风雨关山

柳胡弦上涌动书院掌教的正气
让书生的爱情走远，乃至南洋
烘热了椰汁饭味的乡愁
题诗的红叶，重叠
剧本篇页间岁月的感叹
在高人的笔端闪出耀眼的光彩
而尖笙木屐在千年尘烟后生动
长作信耳人的心愿
在高墙上悠悠然回荡
载酒堂的书声青葱着琼崖山水……
剧情，沿程序搬入人心
一板一腔，荡响在
生活的弦上。戏台的夜晚
比观众的年代更久长

锣鼓管弦停歇，角色
已走远。走不远的是
唇嗓间的感慨与情怀
在树下田边，村口院间
熟悉的板腔在乡音中盘旋
那许多的情节，已
伸枝展叶，在世态间生津……

黎明

■ 蔡小平

黑夜静悄悄地分娩
星星按响门铃
一张崭新的白纸
还有一个惊叹号
让我画出阵痛的模样
是痛苦还是喜悦
是骄傲还是期盼
我画深秋的露水
葱绿统一了秋实的着装
饱满里回响着拔节的曲调
五谷飘香颗粒归仓
我画奇形怪状的闪电
毫不留情地撕裂长空
搅得雷神震怒
呻吟成了催春的战鼓
我画春笋第一点一点瓦解黑暗
惊奇于生命如此顽强
沐浴着勇气和力量破土
给大地一个快闪
我画神秘而悠远的古镇
神奇总是按时醒来
换了一副行头
历史又增加了些许厚度
我画冲向晴空的鸟儿
向着坚定的方向飞翔
小小的身躯俯瞰大地
幻想和创意都闪存云端
我最欣赏那双惺忪的睡眼
小宝宝挣扎着成长的渴望
奋力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快递哥已经送达每一缕曙光

接受所有福社

■ 陈才锋

接受所有福社
而不能表达叙述的意愿
万般撰写的理由
仿佛呈现阴差阳错的八字
生成了美
有时候修辞放得太多
起不到想要设下的悬念
最后，丢下卑微
不顾细节，把冲动叠加成逆袭的手法
我该怎样洞察其中的结构和意境
向尘世发出虔诚的讯息
拥有了几世轮回
好站在远处，等你
搁置我的词语，时间与岁月互文
把你笑靥
宠上日子的封面

椰风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